

## 葡国好郁的浪<sup>42</sup>

游静

在葡萄牙“费加拿雷斯 (Figueira da Fuz) 电影节”，《好郁》获得国际影评人协会颁的剧情大奖，这是《好郁》首次在香港以外放映。

事出突然，由于不够资金做菲林拷贝，今次放的《好郁》是录像版。在仍然非常重视三十五米厘拷贝的电影节网络，严格来说，《好郁》是未完成，我估计这些心地善良的欧洲老伯伯影评人，跟电影节大方向唱反调，颁这奖给我，多少带点同情分，希望借此可帮我完成作品。

放映当天早上，我从酒店徒步走到费城惊人庞大的沙滩上，葡萄西海岸的浪打过来有两个我叠起来一样高，退去时拖出一层如沙一样的梳乎厘泡沫，或如梳乎厘一样的沙。没人敢走到浪里去，换上泳衣的一组组葡国肥男肥女散布沙上，一动不动，话语都埋于浪中，耳膜被撞击着但四周出奇的静。我站在这里想，这可能便是我的电影吧——至少是我拍电影的动机。面对危机四伏，没一下相同又看来都一样的浪，只能站在岸上看，面对好郁的香港，只有静，才感到地下的震动，与震动中的惊和险。

有比利时影评人艾方斯看完电影后说：你这么年轻，为什么拍的电影如此绝望？一、我并不年轻，如果七十岁死，现在已活了一半有余。二、我希望、我以为我的电影大部份写实，小部份魔幻，而且写实的部份被推到极端，从而突显其中的荒诞与悲戚，与魔幻的部份刚好碰个正着。是以我以为，我希望，《好郁》并不绝望。九三年我完成的实验纪录片《流》，最后一句对白来自友人，原藉上海现居纽约的画家侯文怡的话：几世为人？《好郁》中的国产与母亲之间、国产与性工作者之间、Zero 对国产……这些不屈不挠的爱与亲密也是对生的寻求。四面的浪冲过来，比他们叠起来都高，惯常地把我们与她们的里面及外面都打得走了样，但却无法冲走她们的想象与渴望，对于我而言，这便是我们寻求成为人的证据。

<sup>42</sup>原文刊于《明报》，2002。